

## 老木臼

■ 羊许云



## 父亲

Wh  
冷暖人间

椰乡春色 (油画)

陈德雄作

## 后端午记忆

Wh  
流年剪影

■ 李再明

到海南之后，很少正儿八经地过过端午节，但冰箱里总是有很多的粽子，经常会在节后的某个平淡的日子里，突然地被这些粽子牵扯起记忆中最柔软的部分。

我的故乡在洪湖，荆楚大地，是屈原的故乡，也是端午节的发源地，乡风民情是很重视端午节的。人们按着季节的步调、时间的节奏，有条不紊地准备着节日必备的一切。

过端午节，首先要腌鸭蛋，我们叫咸鸭蛋，为盐蛋。农历三月过后，地上该开的花开了，油菜花开了，豌豆开花过了，草青了，秧绿了，大自然生机勃勃，生产队热火朝天。那时，我们大队（村）有专门的鸭棚，集中喂养鸭子，生产队的稻田，只允许公家的鸭子在里面吃草，鸭子生的蛋都集中攒着，到端午节前一个多月，鸭子生的蛋攒得也差不多了。然后发到小队。从我记事起，每年端午节的鸭蛋都是大队分的，按每家每户的人数分，不管老少，每人十个。我现在还能想起当年村人一手抓起三个鸭蛋，一手一手地数蛋的情景，蛋分到家里，会先去地里挖一些新鲜的泥土，用水拌湿做成泥浆，再把盐放进去，搅匀，再把蛋放到盐泥里拌匀，然后把涂过盐泥的蛋放到草木灰里滚一滚，最后放到陶缸里存封，等到端午节再开缸品尝。这样做出来的咸鸭蛋很好吃，腌过的蛋黄红润润，油汪汪的。多少年后，每看到朝日东升或夕阳西下，都会想起家乡的盐蛋黄。

多年后，奶奶去世，我们用老木臼的机率更少了。偶尔，妈妈要做些糯米糕点，爸爸便扛着半袋子糯米到食品厂找师傅用机器加工，省了不少事。闲置的老木臼被我们倒翻过来，用来放置些杂物。几年后，老木臼渐渐被腐蚀，被虫咬得面目全非，母亲敝帚自珍，舍不得将它丢掉，便将它放在走廊里，一放就是二十多年。

去年春节，我回到乡下，在屋檐下又看到了这只老木臼，它就像是个榆木疙瘩一样，其状奇丑。经过长年的风摧雨淋，老木臼已经是裂纹纵横，破败不堪，它无声地立在屋檐下，无人理睬，已然被岁月的风尘湮没了。

投稿邮箱

hnrbwxb@163.com

父亲的“放”是什么意思。父亲在乡下，方便时与天地为伍，随时解决，害怕在城里找不到墙角树荫。

我刚参加工作那年，几个大学的同学好友早就约好，聚众海聊。

刚吃过晚饭，我正洗漱饮具，门被敲响，我上前打开门：是父亲，他从乡下来了。

父亲裹着一件半旧不新的大衣，头发上挂着零星的雨珠，削瘦的脸上一双眼睛却十分有神，背上还驮着一只鼓鼓的布袋。我脱口而出：“爸，你怎么来了？……”父亲似乎显得很不安，讷讷地说：“家里闲，今早晌拔了花生，你娘惦着你，就嘱我来……”说时，他放下布袋，抹了抹头上的水珠，才慢慢舒了一口气，对我巴结地一笑。

我本能地操起饮具，问：“吃饭了没有？我来煮……”心里却有一缕隐隐幽怨，那时候，我的饮食糊口靠自起炉灶，自然有些不便。父亲仿佛意识到什么，阻拦我：“别煮了，我吃了……刚才，刚才在街上。”我没有迟疑，抢过话：“别说谎，挨饿的可是你。”说时，还是执拗，挑中了“读”字。直到一年后我领到大学入学通知书，父亲才含泪告诉我，那两个纸团上都写着“读”字。

上大学时，我因病住院，父亲知道后，从没有进过城而且说一口城里人根本就听不懂的乡方言，不知道怎么就出现在我的病房前，那一脸的惶然与疲惫永远镂刻在我的心坎上。

父亲是坐了车又坐了船赶来的，已经两天没吃饭了，我要带父亲去吃饭，父亲说不吃了不吃了，吃了没地方放。只有我知道

对他嘘寒问暖，还询问起乡下收成年景。父亲一点也不生分，絮絮不休地作答，甚至忘情地唤起我的不悦听的曾在中学时就惹起同学取笑的乳名。

我趁着父亲上洗手间的机会把一张拾元券的人民币塞给他，说：“爸，今夜影剧院演琼剧，海口剧团的《狸猫换太子》是新剧目，育明主演主角，你去看吧，顺便将花生壳端去倒了。”我深知父亲喜欢琼剧。我读中学时，每逢军坡节期，他总是跨上自行车走村串户去看。参加工作后，我不时回乡下，就买几盒新版的琼剧磁带给他。如今剧院正逢演戏，他当然高兴。他向大家道过别，就飘然出门去了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子夜已过。我的三个同窗好友起身告辞，我送出门外，忽然记起父亲还未回来。这时候，影剧院早该散场了，他到哪里去了呢？于是，我转身回屋，找出一件大衣，出门去。高大的影剧院大楼已漆黑一片，门前几盏昏黄的路灯疲倦地睁着眼睛，小商贩们已收拾起夜市的摊档。父亲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在影剧院门前的台阶上徘徊，向四下黑暗的角落找寻。父亲，你在哪里？

忽然，我发现一个栏杆处倚着一尊佝偻的黑影。我疾步过去，果然是父亲。他睡着了，手里还抓着一只煎糊的葱油饼，他或许来的时候压根儿就没在街上吃过东西……我犹豫再三，不忍唤醒父亲，他削瘦的脸显得十分疲倦而苍白。但寒意渐重，我脱下大衣，披在他单薄的身上，他却恍然醒了，不经意地对我歉然一笑……

Wh | 诗路花语

儋阳楼  
(外一首)

■ 陈海波

巍巍旗岭白云飞，  
错落群峰势亦奇。  
云月湖光多浩淼，  
松涛水碧几涟漪。  
九层玉宇开新局，  
千载丹阳布好棋。  
旷世斯楼何点缀？  
人和地利共天时！

## 笠屐图感怀

三年笠屐日当空，  
世态炎凉无奈中。  
樵雨渔风知冷暖，  
仕途学海见豪雄。  
桄榔几度黎人问，  
赤壁千秋宋韵穷。  
鸿雪因缘今古事，  
儋州独好是苏公。

念奴娇  
中国人民抗战  
胜利70周年寄怀

■ 陈奋

石狮尘朴，古桥旧，珠泪飞云移。  
月七七狼烟，边报急，疆内殃连祸。  
刀刃屠城，腥风飒飒，枯骨横霜雪。  
苍生涂炭，忍看河岳残缺。

松沪浪怒淘天，四行多惨烈，昆仑低咽。  
唤我同胞，驱日寇，斯志谁人能夺？  
跃马挥戈，平型喜报捷，战旗如血。  
江山新梦，浩歌华夏英杰！

## 党旗飘过94年

■ 麦造海

故国飘摇患病多，英雄崛起挽山河。  
灯悬赤县难明夜，剑劈蛮夷万劫波。  
举帜镰锤扬志气，传书马列镇妖魔。  
红船满载黎元梦，怒水涛中破雾开。

## 端午回乡探母

■ 陈泽民

客居府城卅寒暑，  
年年端午回乡度。  
不馋自家黄皮酸，  
难却慈母粽子熟。

## 母校，请听我说

■ 郑俊伟

在这蝉鸣月暑的时节，我将与你相握，然后挥手，迈入社会的滚滚红尘。

我想对你说，即将离别，也许不会再来了。可确实难说再见，记忆里，抹不去您的情，如儿时的美食，韵味存留。

校园里各种口音的欢声笑语、甚至偶尔同学间的争吵，此刻都变得那么清甜；染红了操场的朝霞，洒落在我画板的落日余晖，都会成为我今后生活的色彩。

我不知道往后的时日，是否能如今日这般恬静，你让我知道如何在这喧嚣中坚守那一片流云、那一抹晚霞。

我想对你说，岁月的清酒醉人心扉。你的奉献，让我心生敬意。然而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，每年的学子比肩叠迹，恭敬苦读或者桀骜不驯，你都一视同仁地奉献。

我想对你说，我很抱歉，在校道上跌倒过，为了把我扶起来，你操碎了心。我就是一颗小树啊，我庆幸自己没有就此腐朽，而是挺直了身躯，去舒展明天的枝繁叶茂。

我想对你说，我想留下，不知日后你能否记得朝夕相处的每一天，或春雨细丝、或盛夏清风、或秋日白露、或冬至白衣。但此刻，为何我心中这般茫然？

我想对你说，每个人都有理想，可是理想却又不一样，然而我将毅然迈向自己的选择，尽管明知道前路有平坦也有崎岖，有寂寞也有彷徨……静静合上眼，过去的画面一一滑过我的眼前，挥一挥手，把你的教诲放进行囊，独自远行。

母校，你请听我说，我会用黑色的眼睛，寻找属于自己的光明。

Wh | 名家翰墨

## 扇盒盒

■ 孙文波

这是流行在二十世纪七、八十年代成都，乃至四川地区的找女朋友的词汇，它的意思与北京的“拍婆子”类似。但在这个词里的性隐喻好像更强，因为所谓“盒盒”，是四川人对装物品的器皿的统称，在这里暗示了女性的性器特征。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，成都年轻人“扇盒盒”的途径主要是在流行于其时的公园露天舞会上，这类舞会一般是免费的，一群人在某个吉它爱好者弹奏下翩翩起舞。在这种时候，小伙子们如果看上了哪个女孩，上去请她同舞一曲，然后在跳舞的过程中鼓动舌头，很可能到舞会结束，两个人就俨然成为情侣了。而另一种“扇盒盒”的方式是傍晚时分骑着自行车在繁华街道乱逛，发现女孩在街上散步，或骑车路过，便跟上去要求认识。这样的时候一般女孩肯定不会干，但只要她不开口骂“你是流氓”之类的话，就可以跟在后面继续游说，虽然多半成功率不高，但也不是没有成功的时候。我的中学同学蒋鸣是这个事件的高手。

一九九零年我从军队复员回到成都后，他还属于没有被招工回到成都的知青，但已经不再到乡下呆着。一段时间，他天天吃了晚饭便叫上我到成都的公园里跳舞，那时候蒋鸣的舞跳得很不错，但他到公园去的目的当然不是单纯地跳舞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“扇盒盒”。我呢虽然对跳舞没有兴趣，但好像有窥视癖似的，喜欢在这样的场合看别人与女孩纠缠。于是只要蒋鸣一叫，我就会跟着他出入于成都的公园，不论是人民公园，还是青羊宫，武侯祠，文化宫，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。而因为舞跳得好，蒋鸣一般在这样的场合还算得心应手，总能与女孩们搭上言，我多数时候是一个看客，如果有时看到一个长得还可以的女孩，我会偷偷地跟上去，蒋鸣说我们真是一对好搭档。蒋鸣后来的妻子便是他在舞会上碰到的，那是长得很漂亮的女孩，属于中上分子级别。那时候我与他在这样去玩的晚上过得很愉快。

这就是青春而利比多的岁月。有一次我与蒋鸣傍晚时分骑车在成都文化宫附近的街上，看到两位穿着入时的女孩牵着手在街边走。蒋鸣一下来了精神告诉我，这两个女孩肯定可以与我们交朋友。我说是不是哟，他说试一下。我们两个把车骑到女孩身边，蒋鸣上去与她们搭讪。一开头两个女孩并不理蒋鸣，但在他嬉皮笑脸的乱说后，其中一位与他说开了。我们与两个女孩一直走到四川日报所在的红星路时，两个女孩不走了，而没有开腔的那一位突然对蒋鸣说：你走吧。然后指着我说：他留下。虽然当时的蒋鸣被搞懵了，但他还是很快说：那好呀。而另一个女孩在蒋鸣走后说自己也要回家，也一走了之，剩下我与叫我留下的女孩。那一刻我一下搞不懂应该怎样对付这位女孩了，一时有点发傻地站在原地，还是她开口说：我住某X街。听见她如此说，我问她回来说，那时呀，我送你回家。而在往她家走的路上我们聊起来，我晓得了她的姓名，知道她在一家医院当护士。

我与这位女孩后来约会过一段时间。但很快就不再交往了。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不再继续交往，我已记不清楚。如果把这算作“扇盒盒”的话，我不知道它属不属于成功的事例。有了这次的经验，后来我与蒋鸣还在街上追逐过不少女孩。一段时间，它几乎成为我们晚饭后的必修课。而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女朋友，正是蒋鸣与我在街上碰到的一个上海内迁三线厂女孩的姐姐。那是在我们与那个女孩很熟了以后，一次到公园跳舞她带来了她的姐姐，我们得以认识，有了一些交往。随后有一天，这位姐姐到我工作的工厂来找我，说是路过此处顺便看看。中午我们一起在工厂附近的小饭店吃完饭，我下午干完活不再上班，与她一起往回走，在路上我分明感到她并非像自己所说是路过我的工厂顺便看我。加上我当初觉得她长得不错，人也算文静，就问她愿不愿意与我朋友。她答应了。这之后我们有了近半年时间的交往。但这次恋爱并不成功。在我去了她家几次以后，她的父母以上海人的挑剔阻止了我们的关系向更深处发展。

Wh | 心香一瓣

## 诗心

■ 徐洪晶

心，人人皆有，却因其生活经历、生长环境的不同而千差万别，套用达芬奇学画时的一句话，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颗心。仁慈友爱者，曰仁心；悲天悯人者，曰佛心；胸怀天下者，曰壮心；凶狠恶毒者，曰兽心；更有淡泊悠然者，曰诗心；有人说，诗心，即作诗之心，诗人之心，我不以为然，诗心，乃诗意之心。

拥有一颗诗心，是人生最快慰之事。任世间繁杂万千，我自淡定从容。人生短短几十载，活一个本真不是最好的选择吗？一轮明月，半壶竹酒，三五知己，吟诗弄赋，岂不快哉？黄沙大漠，落日孤烟，苍茫草原，策马驰骋，岂不壮哉？深山古道，鸟语松风，晨钟暮鼓，信步而行，岂不悠哉？江南三月，杏花微雨，清箫一曲，回眸一瞬，岂不美哉？

拥有一颗诗心，是人生最浪漫之事。在人生旅途中，总会遇到大自然的风风雨雨，也总会遇到世俗的坎坎坷坷，但，这都只是一种风景，甚至是调剂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种味道。白云舒卷，清风飘逸，山水有情，风雨无惧，牵挂的爱，凝聚成最动听的字句；离别的痛，幻化成最感人的诗句。这点点滴滴，闪烁如星，缀满岁月的天空，安宁唯美，浪漫晶莹！

拥有一颗诗心，是人生最感性之事。诗意的人，就注定是感性的，是感恩的；诗意的人，有一颗赤子之心，有一份赤子之爱。父母家人之爱，知音朋友之爱，对艺术的爱，对故土的爱，对祖国、民族、人类文明的爱……一丝丝，一缕缕，在他们的血液里，清楚明白；在他们的文字里，真诚跳跃；在他们的生命里，亘古不衰！

诗心是感性的，是灵动的。德国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说，“人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。”宋代王令《庭草》诗曰：“独有诗心在，时时自哦。”诗心，其实真的不仅仅限于一卷诗书，或一笺墨香，只要有一颗诗心，自然会在红尘之间寻得一份安然自在，在风雨之间觅得一处世外桃源。